

古村落里的故事

□王晚静

莽莽苍苍的大山连绵起伏,山林里一条羊肠路若隐若现,白云深处是一片绿树掩映下的幽静村落。炊烟袅袅,鸡犬相闻,这桃花源般的景象让他惊呆了,他不禁想起宋代诗人梅尧臣描绘这里的诗句“好峰峰处幽,幽径独行迷”。

走进村子,一座座古朴的石头房子错落有致,次第映入眼帘,手抚着那厚重沧桑的石块,仿佛能听到岁月的低吟。从那一刻,他爱上了这块土地。村党支部书记带着他转悠,一见村民就介绍道:这是咱们村的驻村书记岳军。

他慌忙摆手,笑咪咪地说:“叫我大军就行。”渐渐地熟了,村民们还是习惯叫他岳书记,毕竟年龄在那儿摆着,他已是年近五旬的人了。

他的父母均已八十多岁,母亲发苍齿摇,父亲是植物人,终日卧床,听到他要去驻村,瘦小的妻子马上落下泪来。他劝慰道:“我是名党员,组织的任命我不能推辞,只是家里辛苦你了。”妻子颤抖着声音说:“我不怕苦,就怕你的身体受不了,别忘了你还有一身病,高血压,眼睛还有玻璃体混浊。”

他毅然决然地来了,来到这块陌生的土地,从此像树扎了根,鱼入了河,一住就是三年。

这个村叫红石崖村,位于鲁山县瓦屋镇西北10公里处,平均海拔600多米。民谣称:“簸箕岭,红石崖,四十五里狼猴爬,山高路险少人家”,是标准的穷山恶水之地。全村7个村民组,建档立卡贫困户477

人,人均可耕地才0.4亩。过去,有的家庭买不起衣服,孩子们大冷天没法出门就一直光着腿在被窝里坐着。村里生产生活条件恶劣,出行道路狭窄,年久失修,一边是悬崖峭壁,一边是万丈深渊,曾经多次发生重大交通事故。山高无井,村民们主要依靠水窖储存雨水,干旱天气生活用水难以保证,大批牲畜被渴死,中央电视台曾经专题报道过这里的缺水情况。

面对这重重困难,他在虫声如雨的山村夜晚辗转反侧,彻夜难眠。借着国家扶贫政策的春风,他开始着手一步步改变这个贫穷落后的村庄。

他先后多次向派出单位平顶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反映,该局在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,出资30万元并协调市发改委及其他行业部门投资600多万元,为红石崖村打通了道路,安装了防护栏,修建了机井和蓄水池。那年大旱,他又四处奔波“化缘”,向县政府要来了120万元,修复了10个水池,打了一个深近400米的机井。一位孤寡老人紧紧握住他的手说:“岳书记,我这身体已经不能下山挑水了,本以为要渴死在家了,没想到,出门就有水喝,恩人哪!”

他还多方筹措资金400多万元,先后修建了文化活动广场、卫生室,并进行了农村电网升级改造。原先蛇虫横爬的荒山野村,如今被他精心打扮后,宛如一位幽居深谷的佳人。人们喝着甘甜的井水时念叨他,在宽敞的广场上跳舞时念叨他,夜晚在安着护栏的山路上赶路时念叨他,他的功德流传在人们口中,日渐消瘦

的身躯却在人们心上。

他还是失眠,这里土壤贫瘠,耕地少,产业薄弱且单一,他决心要想出一条更好的路子。他抚着那些沧桑的石头墙忽然心中一动,听村里人说这里是明朝时建的古村落,自古以来就有因地取材盖石头房子的传统,距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。那些屋顶上枯荣了一季又一季的野草见证了历史的变迁,这洋溢着古意的村落散发着独有的气质。

他联系了县住建局,把照片和资料递交上去,一趟趟地跑,一遍遍地讲,红石崖村终于在2019年被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,2020年3月,红石崖村作为第二批村落单馆入驻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。红石崖村火了,节假日常有游人来寻这桃源仙境。他高兴于这颗蒙尘的明珠终于被发现,更高兴的是村民们也跟着受益了。他筹措资金发动群众建成农家乐,又带动贫困户们兜售种植的香菇等山珍。现在全村110户贫困户已有107户脱贫,成果可喜可贺。

他终日奔波忙碌,但没人知道他心中暗藏的悲伤。他的父亲病重去世,他仍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,抽空赶回家处理下事后,当天又匆匆回村。他连续两个周年没有请假回家上坟悼念,今年清明又因为忙于工作而没有回家,任由坟头萋萋野草疯长,错过的那些清明节成了他心中永远的痛。

这三年来,他从没有向

单位领导诉过苦,没有向当地政府请过假,带领工作队常年坚持六天五夜,主动放弃节假日,同村“两委”成员坚守在村、通宵奋战。他只记得自己是名党员,好像全然忘了自己还是儿子、丈夫和父亲。偶尔想想八十多岁老母时,他就安慰自己,自古忠孝不能两全,等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,一定回家好好尽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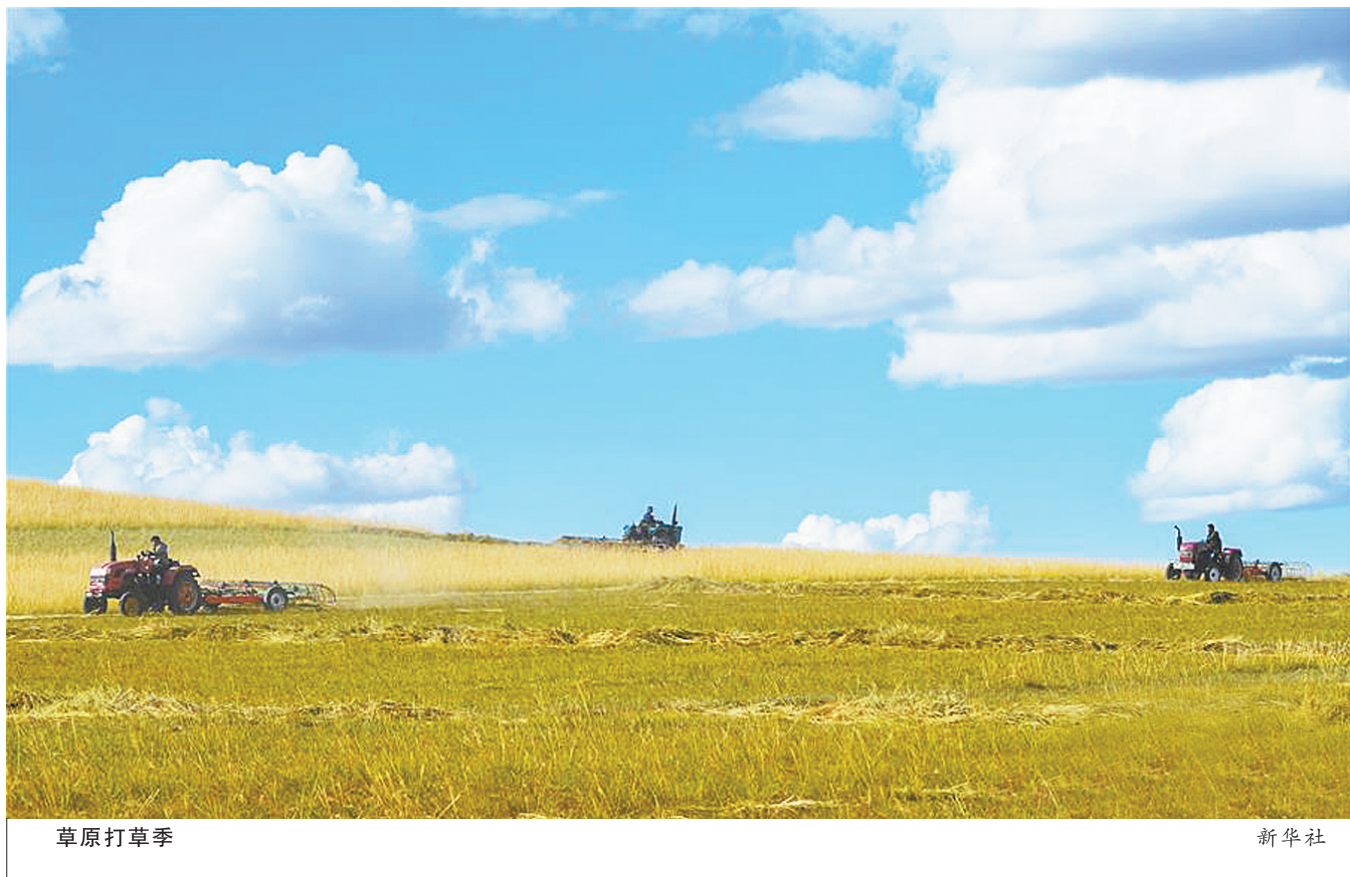
如今的红石崖村,已经成了鲁山县瓦屋镇的一张文化名片。阳光正好,那些古朴的石头墙里伸出一树树粉白嫣红,像一帧帧岁月的剪影,轻轻地荡漾在软绵绵的微风里。

那些日益富裕起来的人们,脸上漾着笑,他看着也跟着笑。他恍然发现,这悠长岁月里的所有汗水、挣扎、迷惘、希冀都浇灌出他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。这里不是他的家乡,却比家乡更亲切。

大山深处秀美的古村落默默地矗立在春风里,炊烟像天女的绸带飘摇而上,鹅黄淡绿的天地像大自然的棋盘舒展在蓝天白云下,新修的公路平展展地铺向远方,带来一批又一批的游客。

这是焕发出蓬勃生机的古村落,也是广袤的中原大地上,振兴乡村、建设美丽乡村的一个缩影,而这缩影里闪烁着无数扶贫干部那汗水折射出的熠熠光芒。

出彩鹰城 圆梦小康 主题征文



草原打草季

新华社

我对老师点点头

□张军霞

高二那年,我被分到文科班。第一节地理课,一位男老师踩着铃声踏进教室。他个子不高,面容清瘦,头上隐约可见白发。他首先操着外地口音做了自我介绍,然后转过身,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,那龙飞凤舞的板书,潇洒至极。

老师的课讲得好,对同学也很关心。他曾多次认真地说:“出了校门,左拐,门前有三根柱子的那幢房子,是我的家,很好找。同学们不管遇到什么事,都可以去,找到柱子,就找到了我。”

有时候,上课累了,老师会停顿一下,很感慨地说:“我这一生,教过多少学生,早已不记得了。将来你们毕业了,和我在大街上相遇,我很可能认不出你们来。不如,我们现在约定一个暗号,那就是,将来看到我,你冲我点三下头,什么也不用说,我就知道,你是我的学生了。”

不知怎么,这番话,让我感觉有点心酸,为教育事业默默奉献了一生的老师,面对学生,无欲无求,只要你能点点头,一切尽在不言中,他就非常满足了。

时光匆匆如流水,离开校园后的我,很快在一个小镇找到工作。十年的光阴,无声无息地从指缝中滑过,在远离亲友的日子里,我喜欢摆弄桌上的那个地球仪,怀念纯真的校园岁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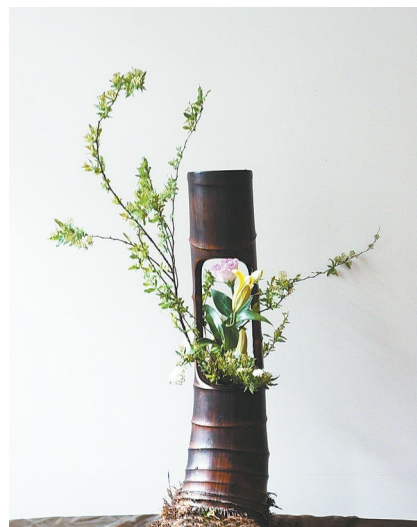
一次偶然的的机会,我将自己随手涂鸦的几篇文章,投给了县里的晚报,没想到,它们居然真的变成了铅字,被一一发表出来。在编辑的鼓励下,我对文字的兴趣越发浓厚,渐渐地,也常有豆腐块见诸报端了。

大约是两年前的某一天,我像往常一样,从邮递员手里接过还散发着油墨香的晚报,认真地翻阅着,忽然惊喜地发现,我和地理老师的文章,居然发表在同一版上!

更巧的是,时隔不久,我回到县城工作,一次逛街时,远远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,依然戴着眼镜,却有着更佝偻的腰身,更花白的头发,那不是我的地理老师吗?

当年,我的地理学得并不出色,又是班里最沉默的一个,我知道,当年花甲的老师,不一定还记得我。但,我还是站在喧嚣的大街上,隔着来来往往的人群,悄悄地,冲着老师,点了三下头。

因为那是我们的约定,更是一个学生,向老师的致敬!



小红楼记忆

——忆诗人葛泽溥

□黎筠

一个人在尘世打坐、默想、行走,然后跃入云端。夕阳在他的身体上划了一下,就与俗世隔开了。

一个人走了,好像死神带走的只是沙砾似的身体,他那蔚蓝色的灵魂仍在往昔的校园里,喧嚣的街市上,夜晚跳动的书页间游走。他的脚步在这个小城从来没有停止过,有文学有诗歌的地方,就是他的灵魂翱翔的地方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记得他来编辑部时,总是坐在他办公室的右侧藤椅上,脸对着东墙,好像太阳升起的方向有人生的隐喻。不管是春夏还是秋冬,他高大的身躯摇晃到文联的小红楼,编辑部的办公室就会传出他高亢又有点沙哑的说话声。一层楼的人都知道师专的知名教授——诗人葛泽溥来了。那是文学最鼎盛的时期,那个时期中原的土地上,小说、散文、诗歌混合着玉米、高粱、大豆吱吱吱吱一起生长,葱郁得没了王法。中兴路北段的文联编辑部成为迎来送往的地方,常见手提黑色人造革皮包,紧着小步,头发或光顺或扎煞,或往前伸着头,或仰着头的文学朋友在这里出出进进,成功的喜悦杂陈着失败的烦恼,宏大的理想牵绊着人生的琐碎,无数人的文学梦在市文联办的刊物上吐丝发芽。

他是我们刊物的大作者。那时葛泽溥老师五十多岁,意气风发,他曾在不少知名刊物发表过诗歌,在中原属于名列前茅的诗人。他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毕业于开封师范学院,在平顶山师专任教期间执教《中国文学史》《现代文学史》《当代文学史》等课程,编辑出版《平顶山师专学报》。无疑,葛泽溥老师是当时平顶山最高学府——平顶山师专的一面旗帜,学生分布在大江南北,有不少人日后成为知名教授、作家、诗人。

也是在编辑部这间狭小的办公室里,有一次我称呼他“舅舅”。我母亲是葛姓,

所以看到葛姓人就亲切了几分。我喊他舅舅,编辑部的老师们哈哈大笑,葛老师也笑,他用手指理了理坚硬的发丝说:“舅舅就舅舅,凭空里多了一个外甥女,哈哈……”在中原,舅舅是严肃的称谓,庄严得像起伏的山川,一点马虎不得。乱叫“舅舅”是会挨揍的。我喊他舅舅也是严肃的。我喊他舅舅的时候,叶公曾经用衣袍扑打过的澧河就向我奔涌而来,悸动的情乡腾起的浪花,把我的睫毛和十个稚嫩的指甲都打湿了。

葛老师虽不是我的授业老师,但引领我一步步亲近诗歌,去关注诗歌。在他滔滔不绝的话语中,苏金伞、青勃、孟应灵、王绶青等诗人有灵有魂、有骨有肉地站在我的面前,他们在我的视野里彼此交谈,笑着畅谈诗的未来,世纪的风穿透了中原诗人的胸膛,他们以诗歌的人生打坐、默想、行走。

我和葛老师的缘分还在继续,有些事是无法掌控的。记得有几天,编辑部的电话频繁响起,如患了失心病。文友们在电话里问道:“这期杂志上的葛豆豆是葛泽溥老师的女儿吧,文笔不错啊!”“老葛的孩子也写啊,子承父业啊!”……在一个时期,我开辟了“葛豆豆”的笔名,没想到一个名字“惹祸”了,把我这小编辑、小作者和一位大诗人联系在了一起。倘若一棵小树和一片天地连在了一起。

有一天,葛老师见到我时,第一句话就是,“给我儿子介绍个对象吧!”语气急促,眉头深锁,一副十万火急的样子。我一愣,一个诗人伟岸的身体里竟然有一颗水草般柔软的心。我一直觉得诗人都站在海边的巨石上,或者屹立在高原上,双手掐腰,遥望远方,任诗句滚滚而来,不会关心人间烟火。

“赶紧给我儿子介绍个对象吧!”后

来,他几次在电话中催促,下命令。记得那是一个春日,当阳光、帅气的葛公子出现在我的面前时,我忍不住笑了:有子如此,何劳葛老操心!

那个时期,文联的小红楼是温馨的,每当有远地的作者风尘仆仆而来,一般是要留吃饭的,大多时候要编辑自掏腰包请客。有时候在街边摊儿,有时候就在小红楼错对门的豫华楼。一条街见证了一个城市的腾飞,也见证了作者和编辑朴素而深厚的情谊。

葛老师谈兴总是浓烈,一个诗人,一首诗,一个话题就是小半天,直到日影变短又拖长,城市的毛孔里散发出五谷和酒的味道,他也不在编辑部吃饭,总是摆摆手,谢绝一番好意。然后,高大的身躯就走出屋门,走出小红楼,几分钟后,他就被人流拥向街头的公交站,寻找自己回家的方向了。

而小红楼的走廊上,他的脚步声好像还在回响。

不知道哪天,他的身影再也没有出现在小红楼,或者是树叶金黄的时候,抑或是大雪扑打城市的时候,谁知道呢,一个诗人好像眨眼之间在我面前隐退了。许久没有提到,一个名字也不会枯萎,一个人的名字会在集体记忆里扎下根,并向四周伸展力量。几年前,我向平顶山学院的赵焕亭教授打听葛老师的消息,未果。却在疫情之年的九月初惊闻噩耗,得知葛泽溥老师已于八月二十七日驾鹤仙逝。又听闻,葛老师立下遗嘱: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,不留骨灰。瞬间天地漂移,呼吸凝固。

我依稀看到,一位老人向每一个认识他的人,向照耀过他的日月星辰挥手,手指理了理桀骜不驯的银发,然后一转身,消失在未知中。

或许,那是一个诗歌的世界。

流光追星月 清风开新元

——读严寄音《岁月有声》

□曲令敏

严寄音的诗词常见于报端。就我的私见,一个整天忙于公务的人,写诗填词实属难得。人在柴米油盐之外,在坚硬的现实生活之余,能信步于琴棋书画诗酒花之间,哪怕只是其中一二,也是一种难得的温情与柔软。就是这点柔软,能让人有情有义有灵魂地活着。直白地说,真正的诗与音乐与丹青,自古以来就是一种精神呼吸,一种让人频频回首的生命之河的波光。

诗词,易写而难工。阅读诗词,更容易望文生义,特别是没有古汉语、古诗词功底如我者。以《望海潮·白龟山湖》为例:

“水泊城岸,山穷平野,云涯画染红胭。倩鸟归来,独舟远去,煦风一阔舒蓝。渺甸上飞鸾。醉长堤绕柳,姹紫林衫。碧影徊桥,映荷溪草,径连天。始石人下波烟。溯沙源险道,胜览无边。东逝浩流,喷薄日跃,滋泽万里桑田。嵌濯汝怀间。阅古今尘事,星月追年。旧阙钩沉雾海,开世纪新元。”

倘若囫圇吞枣,就会错过其间灵性的诗意与历史文化的根芽。

白龟湖又名平西湖,本名白龟山水库,是一座人工淡水湖。左侧依山,右侧临平原筑坝为岸,兼有山地湖泊和平原湖泊的特征,水域面积是杭州西湖的10倍多。是平顶山市的主要水源地,围湖建成有白龟湖国家湿地公园。

“水泊城岸,山穷平野,云涯画染红胭。”云涯,字面意思是云之涯,是天地相接处,唐代诗人卢照邻《和王奂秋夜有所思》:“丹唇间玉齿,妙响入云涯。”在《望海潮·白龟山湖》这首词中,“云涯”不单是写霞光铺满天际,还有一层意思,是曲折萦回的湖岸。每当新雨初霁,半天霞光投影碧波,烟水淋漓,如波如染,更与林坡与山影与垂柳繁花相映,“云涯一里千曲直,直是渔翁行也迷”,所以有“倩鸟归来,独舟远去,煦风一阔舒蓝”。“渺甸上飞鸾。醉长堤绕柳,姹紫林衫。碧影徊桥,映荷溪草,径连天。”甸,古诗中是指郊外。飞鸾就是风筝。而水大野阔的苍茫气势就在一个“渺”字里。目光收回来,看眼前岸柳袅袅,林色郁郁,蒙蒙清影晃动着石桥木桥,又见亭亭荷花映在溪水中,被飘荡的溪草缭绕,大自然的气息沁心浹骨。心随石径信步向远,阡陌纵横,通往不知处……

“始石人下波烟。溯沙源险道,胜览无边。东逝浩流,喷薄日跃,滋泽万里桑田。嵌濯汝怀间。阅古今尘事,星月追年。旧阙钩沉雾海,开世纪新元。”

“始石人下波烟。溯沙源险道,胜览无边。东逝浩流,喷薄日跃,滋泽万里桑田。嵌濯汝怀间。阅古今尘事,星月追年。旧阙钩沉雾海,开世纪新元。”

史海泛舟

84.宫女大胆

一日,宋仁宗赵祯退朝回到寝殿,皇上连御袍都来不及脱,先摘去皇冠(幞头),大声急唤梳头的宫女道:“头痒甚矣!”梳头宫女匆匆赶到,梳理结束,见皇上御袍中装有文件,遂问曰:“官家,是何文字?”皇上说:“大臣们的意见书。”宫女问:“言何事?”皇上说:“久雨不止,谏官认为是宫中阴气太盛所致,建议裁减官宦。”掌梳宫女跟皇上挺然,随口说:“政府经常增置官职没人管;皇宫这边并没多少官宦,却言阴盛须裁减。他们太过分了!”宋仁宗听了这话,没有吱声。过了一会儿,梳头宫女又问:“真要裁减后官人数?”皇上回答:“公谈之言,岂敢不行?”这位宫女自恃皇上恩宠说:“若果行,先裁我。”不久,宋仁宗下诏:这位梳头宫女及其他30位官宦裁减出宫。皇后曹氏问宋仁宗:“掌梳头者,是官家所爱,奈何作第一名遣之?”皇上说:“此女竟然劝我拒谏,不能留在后宫!”次日,曹皇后召集后宫嫔妃和太监开会,要求大家谨遵本分,切莫干预政事。皇后说:“汝见掌梳头者乎?皇上已经把她开了!”

85.驸马受辱

做皇帝的女婿远非我们想象

阙钩沉雾海,开世纪新元。”

词的下阙字面上明白晓畅,可一个没去过尧山的人,读前两句就会糊里糊涂不明就里。“波烟”是实指也是虚指,忘掉尧山的险峻形貌与烟岚波荡的宏丽,而石人脚下正是白龟湖的源泉所在。接下来写白龟湖下游,沙河东去,襟带两岸平野,流过多少日月升落的岁月,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人。“嵌濯汝怀间”,暗写平顶山所辖地域,这里是诗人多年来泼洒心血汗水的桑梓之地,他与这片土地上流变经年的人事物相熟相知相亲,对上几千年历史细细爬梳,了若指掌,“旧阙钩沉雾海”,左岸有少年诸葛亮留下的脚踪,右岸有《歧路灯》的作者李绿园故里和五四诗人徐玉诺旧居。前汉的车辙,后汉的史话,多少人情物意积淀成青史,流光追星月,辗转而今,崭新的历史在手边在脚下在心中,有理想有抱负的又一代风流人物,正在用心和创意续写……

汉字如古井,就像冬春相接的草原上,那些好字好词星罗棋布,指尖一戳,汁液四溅。即便是被人用得烂俗,放在诗词中,也会如朝露一样闪射出独特的辉光。

《秋湖归晚》:“夜幕湖光收剪影,一行灯火暖寒秋。”

《湖畔夜雨行》:“叶滴花伴影,伞落笑含风。”

《落叶》:“万木随光转,风流有季节。枝头无碧色,醉叶满石阶。”

深情的画意激艳有光,它们是心灵的拓片,是生命深处生长出来的独一无二的景观。比如“万木随光转”的“光”字,指涉的是流光,是“子在川上曰,逝者如斯夫,不舍昼夜”。“风流有季节”的“风流”,意同宋之问那句“未穷观而极览,忽云散而风流”,依然是说光阴流转,四时不同。接下来写秋色已深,裸枝扫天,红叶落满石阶。极简的20个字,蕴含着千万曲,直是渔翁行也迷”,所以有“倩鸟归来,独舟远去,煦风一阔舒蓝”。“渺甸上飞鸾。醉长堤绕柳,姹紫林衫。碧影徊桥,映荷溪草,径连天。”甸,古诗中是指郊外。飞鸾就是风筝。而水大野阔的苍茫气势就在一个“渺”字里。目光收回来,看眼前岸柳袅袅,林色郁郁,蒙蒙清影晃动着石桥木桥,又见亭亭荷花映在溪水中,被飘荡的溪草缭绕,大自然的气息沁心浹骨。心随石径信步向远,阡陌纵横,通往不知处……

以上闲话只是我的偏爱。寄音的《岁月有声》这本诗集内容丰富,借山光水色抒情,只是其中的一部分。水调歌头《井冈山》《红旗渠》等颇具家国情怀,是苏东坡大江东去的豪放。《在水一方》《除夕》《回家》《冰窗》《骤雪纷飞》等,写深情如春色浪漫,是柳三变、秦观细腻温婉的调性。现代人脚步匆忙,常为外物所惑,失却了人生真意。寄音用诗词拾捡人间幽微和被忽略的尘世景深。只有清淡若深山溪水的心,才能吐露清澈如源的文字,愿诗人永远怀有这样一颗纯净的心。

86.敬而远之

大臣患病或办丧事,最怕皇上参与。北宋首都开封当时有俗语曰:“宣医丧命,救葬破家。”宣医者,皇上派来御医诊治;救葬者,皇上下诏按高规格办理丧事。想想看,御医开药等于皇上亲赐,吃多少或咋吃,药价是否昂贵,患者问都不敢问,直吃到家贫如洗,一命呜呼。敕丧礼,皇上派有特使监葬,葬礼的路数翻得厉害,花费全由死者负担,一场葬礼下来,往往倾家荡产。整个宋朝,到了病人膏肓之时,好多大臣都想想方设法婉拒皇家参与丧事操办。(老白)